抗战剧、IP剧、仙侠剧……2015年，电视剧市场大片云集、题材多样、制作精良、热点频出，荧屏在成为话题提供者之后，又进一步夯实了文化传递者的责任

揭开2015高收视之谜

□ 程玉梅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殊的年份使得今年的国产电视剧中抗战题材数量最多，影响最广。2015年又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作为融合电影艺术和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电视剧，本年度国产电视剧的水准整体提升，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元素得以在电视荧屏绽放异彩。

家国情怀恢弘

2015年度国产电视剧履行了“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的职责，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中国经典的艺术生命力。

无论是近代抗战剧、古装历史剧，还是当代都市、乡村剧，甚至包括网络剧，2015年度国产电视剧展现的家国情怀都是最重要、最动人的主题。

央视在暑期播出的学人抗战剧《抉择》，首次聚焦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学界精英们面对“南迁”和“留京”展现的人生态度和抉择。故事以扎实的学人救亡经历，深刻的人生抉择命题，以及主人公催人泪下的情感际遇，获得观众认可。剧中，在救国救亡的宏大背景下，几位角色之间的生离死别将个人情爱与家国情怀融合，剧情张力十足。

抗战剧《伪装者》除了具有戏剧张力的奇情，还多了能够让人共鸣的温情，这温情支撑着明家四姐弟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在年夜饭的那场戏中，看到明楼和明诚并肩站在门口放烟花时大姐泫然而泣，在外杀伐决断的楼、诚二人孩童般地向大姐讨红包，饭桌上明台向明楼撒娇要手表，明楼明诚顺从大姐命令给小弟唱曲子。通过一顿中国家庭最常见的年夜饭，让深情发生在这些于硝烟中艰难生存、刀尖舔血的伪装者身上，反差之下倍感温暖。正如明楼对大姐所说，“先有国后有家”，在动荡年代之中，明家四姐弟相亲相爱的亲情升华为共同效力家国的格局，令观众心有戚戚。《伪装者》的编剧张勇说，“我想把这个戏写成一个表现家国情怀的戏，贯穿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以青岛城市发展史为视角的商战传奇《青岛往事》，讲述了码头三兄弟德发、天佑、满仓从白手起家创业，到为利益反目，再到联手抗战的故事，折射出青岛的百年风云变幻。情节跌宕起伏，在平民情怀中彰显家国意义。

9月播出的古装传奇剧《琅琊榜》反映权术但不歌颂权术、刻画厚黑却不崇尚厚黑，指引了明亮的方向。梅长苏所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他明了“忠君”与“爱国”的区别，他知道“国”乃由“国民”组成，实现“国民幸福”方是“爱国”真谛。九宫山上，众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豪迈；朝堂之上，群臣不惧龙颜，齐心为真相、正义据理力争的场面，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观众。与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相比，这份家国情怀更令人动容。导演孔笙坦言，“我们思考最多的是，今天如何呈现最佳的光影镜头、最好的中国故事，向观众传递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该剧目前正在韩国播出，东南亚地区的版权也已经售出。

巨资与新贵频出

今年，从政策层面上看，“一剧两星”的政策出台一年，电视剧市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每晚黄金时段同时播放的电视剧比往年多了，同时段竞争也加剧了。在这种情况下，制作大，画面好看，演员大牌的电视剧更容易受到关注。因此，电视台在购买电视剧的时候就会倾向于选择制作更大、更精致的电视剧来播出。只有这样，获得较高收视率的几率才会更大。

“真正好的剧才会有更好的收益。”《琅琊榜》的制片人侯鸿亮认为。如在购买复播权时，评价良好的电视剧才能获得更多青睐。

纵观今年获得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大制作是一个共性。年初，古装剧《武媚娘传奇》制作方声称投资3亿元，到回收时，它的首轮播放权就卖了2.68亿元，视频网站独播权卖给乐视网又挣了7800万元。年中热播的仙侠剧《花千骨》总投资达到了1.05亿元，到了播出阶段，它就为制作方带来了近2亿元的收入。最近热门电视剧《芈月传》，官方说法投巨资近3亿元，特效、服装、道具投入巨大，这也是观众感兴趣的话题。

不光是这些受到年轻人热捧的剧目，11月播出的抗战剧《大秧歌》收视率也很好。它的制作费用也不低，79集的电视剧制作费用达2.08亿元。它首轮播出在天津卫视和江苏卫视，与话题度很高的都市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同时播出，收视率居于同时段黄金剧场的前列。

2015年在大制作、高精度电视剧市场竞争之中，还有一个频繁出现的现象是网络小说题材剧成为市场新贵。《锦绣缘华丽冒险》、《武媚娘传奇》、《何以笙箫默》三部收视大剧，皆是改编自网络受粉丝追捧的网络小说。

网络小说题材剧的大热既说明荧屏需要更多好故事好创意，也说明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小说粉丝对电视剧这种传统艺术形式的推动作用。文学、动漫、影视、游戏、音乐、综艺节目都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之间势必融合得更加紧密，而电影电视剧已成为网络小说最佳变现渠道之一。

尽管从目前看来，网络小说题材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不光有青春的朝气，还存在版面授权混乱、题材扎堆等现实问题，使这一新生事物陷入“焦虑”。但是，网络小说题材剧的乱现象一定会在未来得到解决。因为，这一题材烧起的大火将加热2016年的电视荧屏，在低端的粉丝经济走向品牌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彰显时代特征、符合观众审美、有文化追求的电视剧才会在未来成为收视的赢家。

制作精良考究

在电视剧制作费用一路看涨的2015年，“一剧两星”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电视剧制作更精良。

在“豆瓣”评分高达9.3分的《琅琊榜》，以其道具、服饰、礼仪、画面、配乐等诸多完美的细节赢得观众一致赞赏，而这些细节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魅力。

道具中作为重要线索的《翔地记》多次出现，并且在一个特写里可以明显看到上面的批注。可见，这一道具不仅是草蛇灰线的铺垫，而且与剧情紧密相扣。士子戴在身前的佩玉，根据职级场合不同，看得出性质材质上的分别；束发的成年男子，发冠根据个人身份、年龄采用了不同的样式；所有的人物都有礼服、官服、居家便服等多套服饰，服装的颜色根据地位由高到低而由深变浅。着装也全部右衽，即左边在上面，前襟一律向右，这是中原汉族的象征。“左衽”则意味着外族或者先人。另外，整部剧中一丝不苟地行礼也让观众印象颇深，揖礼、拱手礼、顿首礼、万福礼，乃至祭祀跪拜，无不充满古风古韵，显示了正剧之范。画面多用水墨素描，配以或沉郁顿挫，或悠扬清朗的古典音乐，将中国经典山水画卷的诗情画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获得大众喜爱的国产电视剧，在细节考究方面也是可圈可点。

在其他电视剧中，《芈月传》中战国的礼仪文化，《伪装者》中明家人的日常生活，还有《平凡的世界》中重修的铁路、水坝、绵延的黄土高坡，镜头流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让读过原著的观众重拾记忆。甚至路遥小说开篇的“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的描写也用电脑特效制作出来。这些细节在营造特定情境的同时，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特质。

星期话题

用本土文化的种子播种新文化

文化思语

□ 张允强

辽宁省铁岭县李千户镇花豹冲村有个“中秋诗社”，从社长到社员清一色的农民，诗社也由最初的4人发展到现在的50多人。多年来，中秋诗社的会员一直坚持创作。平日里，大家除了在一起交流写诗技巧，还经常举办专题诗会。如今，中秋诗社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发表诗作80多首。

像李千户镇花豹冲村诗社这种具有乡土气息的文化品牌，铁岭县还有许多，如凡河的农民文艺创作协会、大甸子的剪纸、鸡冠山的根艺、白旗寨的书画等都驰名省内外。

乡土文化既汇聚了一方水土的特色风情，又能展现其精神面貌。因此，支持和鼓励本土文化生根发芽，对当地文化部门来说，是一件四两拨千斤的措施，能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铁岭县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有着“红楼文化之乡”、“小品艺术之乡”等多种美誉。借着这些传统，铁岭县进一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从“十二五”开始，提出了“种文化在乡”的新思路。

“种文化在乡”就是用本土文化的种子在本土播种，一改过去靠省、市文化下乡“文化扶贫”的旧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村文化建设滞后，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多年来“送文化下乡”的初衷。但“送文化下乡”是否及时“送”出、是否符合农民口味，各种反映不一。而且，“送文化下乡”由于受季节、人员、经费等条件的限制，很容易断档或难以常态化，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农村文化生活的匮乏。特别在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媒体和通讯工具普及的背景下，只有“种文化在乡”，让农民自己成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主体，才是治本之策。

具有一技之长的文化能人在农村并不少见，铁岭县就通过文化能人的传帮带建立各类符合乡情民情的文艺培训基地，培养了千名基层文艺骨干。这些本土文艺骨干又以身边人和事为蓝本创作出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真正让群众成为自创、自娱、自乐文化活动中的主角。

现在，铁岭县农村的秧歌、剪纸、戏曲、诗社、书法等“草根文艺社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起来，非常受当地群众欢迎。为了进一步丰富和拓宽地方文化的视野，铁岭县还主动走出去，与省级文化团体联姻。今年铁岭县与辽宁歌剧院达成了文化共建项目，双方在“送文化下乡、种文化在乡、建设创作基地、打造精品剧目、人员交流锻炼”等五个方面签署了文化共建协议。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农村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也使村风民风得到很大改善。正如铁岭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宋金龙说，“以前村民们白天干活，晚上往城里跑喝酒打牌。现在晚上是书琴诗画、吹打弹拉，文化氛围浓了，不少治安‘问题村’也变成了‘幸福村’”。

培育乡土文化，不仅让农民受益，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本身的建设。“种文化在乡”的好处着实不少：一是“种文化”充分利用本地乡土资源，用当地的文艺能人播当地的文化种子，使得传统的小品、小戏、二人转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二是“种文化”让本地文化在本地生根，一代传承一代，保持了地域文化的延续性；三是“种文化”不花钱或少花钱，既减少了市场化的演出成本，也减少了上级文化事业单位的经费负担。

“种”和“送”，虽只一字改动，却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种，是一种亲身参与的行为；种，是一种平等而亲和的行为；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种，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未来的行为。只要种得合理、种得适当、种得科学，就一定会生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让本地文化在本地生根进而发扬光大。

镇馆之宝

“天下第一笔”

竹管藏瑰宝

□ 韩 宁

相传秦蒙恬造笔，不过今天看来，历史也许另有真相。

我国出土的制作年代最早的毛笔，是1954年6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中出土的，笔杆和笔毛都完整，被誉为“天下第一笔”。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伴随着中国历代文人的毛笔，有着漫长的历史。它出现的时间比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更为悠久。据记载，早在秦朝统一之前就有毛笔了，诸侯各国对笔的称呼并不一致。战国时期，毛笔的名称并不统一，据《说文解字》释：“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拂。”又说：“秦谓之笔”。《尔雅》注：“不律谓之笔”，接着作了和《说文解字》相同的“疏”。秦统一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度量衡等，但还没有发现历史文献记载秦统一了毛笔的名称，事实却是其他名称被淘汰，唯有“笔”这个名称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退休副研究员吴铭生见证了这支毛笔出土的经历。他说：“当时由我作记录和照相，我们在随葬品‘头箱’内发现一件竹笥，笥内装有天平、砝码、木梳、竹管（内藏毛笔）、小竹筒、竹片、铜削等。毛笔由于装在竹管内，在现场清理时我等并未发现，平面图上编号只注明是‘竹管’，后由蔡季襄先生在室内整理时发现，这件珍贵文物才重见天日。”蔡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湖南省著名的古董商，对古董见识广，而且饱读诗书，颇有学识。那次，他在室内整理这座墓葬文物时，看到上述的竹管有不少泥土，就用棉花沾水仔细洗净，意外发现竹管两端是空的，窥见管内藏有一小木杆，于是用修钟表的镊子向内拨动夹出，原来是一支完好的毛笔。

这支珍贵毛笔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认为在研究楚文化乃至中国的文化史都具有莫大的价值，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宝。然而，由于这座墓葬的年代和墓主的族属，是战国晚期的楚墓，因此涉及我国世代相传秦蒙恬造笔史实的争议。此事，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有待考古新发现进行研究。

1954年第12期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记载，这支毛笔全身套在一支小竹管里，杆长18.5厘米，直径0.4厘米，笔头毛长2.5厘米，全长21厘米。据老技工观察，认为此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做成的，做法与现在有些不同，不是将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头围在笔杆的一端，然后用细丝线缠住，外面涂漆。说明先民为了实际的需要，把一束动物毛或植物纤维捆扎在竹竿或木棍上做成了画线的工具，也就创造了原始的毛笔。这支毛笔笔尖尖锐，腰部饱满、过渡顺畅，看来这支毛笔头不是简单地把一束山兔毛捆扎在笔杆上，而是根据山兔毛的锋颖优劣和长短进行了筛选，又根据毛笔头各部位造型的需要，配置在合适的部位，现在行内称为“衬垫”，说明先民已经掌握了毛笔头的衬垫技术，制作技艺达到一定的水平。

从制法可见，这支毛笔适于在竹木上书写，而且，只能用笔尖来写小楷字，不能把笔头按得太狠。因为笔头毛是捆扎在笔杆的外围的，笔头根部中心有空洞。按得太狠，腰部会开裂，说明当时流行写小楷字。如果需要写大字，毛笔的制作工艺，也必定会随着书写的要求改进和提高。据中国古都文化学会顾问蒲士培的观点，楚笔仍不是中国最早的毛笔，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来看，上面的图案画得相当精细，没有毛笔是绘不出来的，甚至可以据此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就懂得制造毛笔了。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责任编辑 敖 蓉 梁 婧
邮箱 jjrbzmzk@163.com